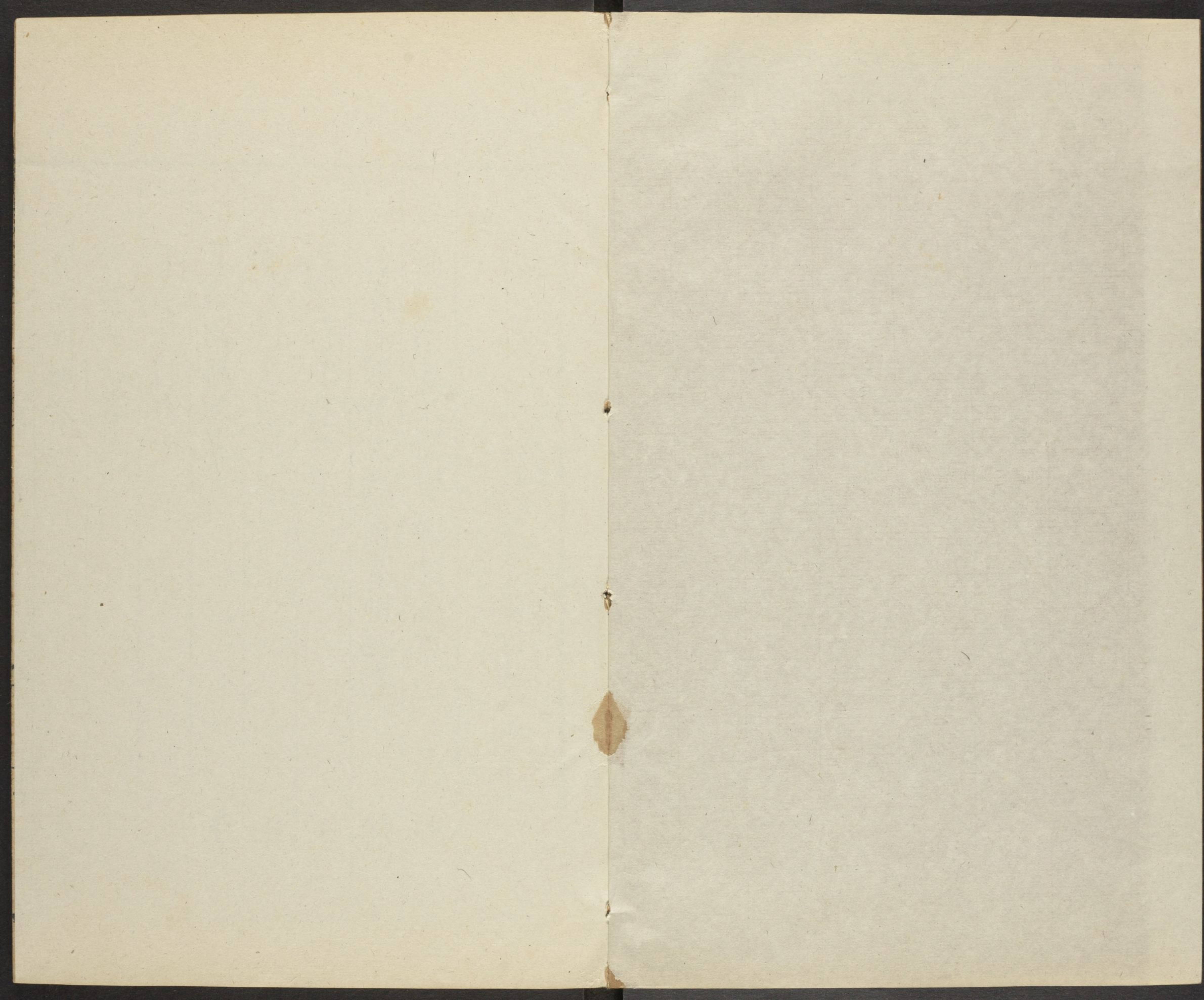


15238.07/0623







文編卷之五十一目錄

啓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上郭侍郎啓

王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賀文太尉啓

大蘇

賀韓魏公啓

王

賀呂副樞啓

大蘇





賀楊龍圖啓

大蘇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謝相府啓

老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大蘇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謝王司封啓

王

謝提刑啓

王

荅試館職人啓

大蘇

狀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韓

上韓太尉先狀

王



文編卷之五十一目錄

文編卷之五十一 啓狀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子行 校刊

論事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愈辨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

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

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



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踈外  
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  
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  
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  
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  
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  
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  
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  
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  
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

入見皆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  
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  
者少似垂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  
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黷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  
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  
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  
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  
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上

直截



直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  
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  
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  
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  
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闕  
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  
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  
公牒不敢爲言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  
更判意雖甚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

察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  
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  
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郭侍郎啓

王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  
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  
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  
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  
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  
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



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悞發中臨咎  
怔忡果於得請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  
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  
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  
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  
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  
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  
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敷守吏卒困將

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  
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  
惟某官逢身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裏久於煩  
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  
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鄙宣以需褒寵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  
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  
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  
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



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咎勳勞之舊一歷二府  
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  
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  
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  
之畧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湏臾忘於  
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余  
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  
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  
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  
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文太尉啓

大蘇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鄴少府授鉞齋壇夷夏  
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  
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  
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  
三州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  
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  
旣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  
何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  
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



心宣駕難盡

賀韓魏公啓

王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鄖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  
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親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  
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鄮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  
典司密摠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  
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  
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  
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  
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  
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  
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呂副樞啓

大蘇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竊以  
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  
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  
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  
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  
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  
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  
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  
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揚龍圖啓

大蘇

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  
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赫赫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躡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  
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  
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  
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  
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鄙過於人而  
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  
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由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軼最  
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蒙深知愧無少補方領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  
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畱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羈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鄙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軼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  
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  
高年之樂伏惟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  
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  
爾瞻之邟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耶  
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  
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絕取道阻長繫盛  
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扣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  
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  
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鄴則必下膏澤於民  
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  
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  
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  
所不欲推揚後進之全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

無止

謝相府啓

老蘇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人退而不知反二者  
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  
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  
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  
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  
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  
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  
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



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  
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  
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  
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認詔恩被以休寵退  
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  
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  
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  
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  
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  
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  
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錕 孔子為卑苟窮其心則各  
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 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大蘇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  
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  
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  
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  
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  
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



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  
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  
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  
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  
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  
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  
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  
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  
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  
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

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  
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  
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  
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筭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嚙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



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女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不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士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女鹿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



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畧而無以  
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漸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  
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  
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  
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  
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  
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  
之厚迹皆表爾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

烽於海嶠賦以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  
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  
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  
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  
蹇磨鉛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  
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大蘇

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所  
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  
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



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  
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  
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  
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  
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  
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  
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  
士軒冕棄材少而學士入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  
有狂狷嬰鱗之愚溝壑不顧於青黃變下無心於宮  
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一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益伏

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  
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參論所加虛名增重知  
冊心之尚在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  
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啓

大蘇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  
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  
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



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旣濡  
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  
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  
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  
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  
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謝王司封啓

王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  
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  
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

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  
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畧後生不  
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迭將又調其行使不  
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  
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安全遭值使車  
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  
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遙離尚新企仰殊甚  
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



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望

荅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  
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  
賢者報國之忠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  
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  
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  
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  
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歌

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仕翰苑當發策而莫辭  
識匪通儒懼摘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求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韓

似終軍白麟奇木對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

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  
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  
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  
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德也人



並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  
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  
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  
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韓太尉先狀

王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  
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

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疢  
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一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  
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  
自効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  
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  
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  
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  
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關即趨墻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文編卷之五十一

文編卷之五十二目錄

序

張令注周易序

書義序

詩義序

周禮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太祖皇帝總叙

仁宗御集序

歐

王

王

王

歐

歐

曾

歐

文編卷之五十一

七

文編卷之五十二

一吉



古史序

小蘇

南齊書目錄序

曾

梁書目錄序

曾

張中丞傳後序

韓

剛正黃庭經序

歐

孫子後序

歐

古今家誡序

小蘇

元祐會計錄序

小蘇

民賦序

小蘇

戰國策目錄序

曾

新序目錄序

曾

說苑目錄序

曾

列女傳目錄序

曾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

韻總序

歐

內制集序

歐

外制集序

歐

田表聖奏議序

大蘇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目錄

目錄

吉



文編卷之

序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張令注周易序

歐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書義序

王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予雋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  
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七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

數有時體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渾融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行充積而成寒暑非

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

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



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易以訓而發之之  
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  
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  
壘壘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  
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  
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  
頒焉謹序

帝王世次圖序

辨證格

歐

起得卓然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  
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  
也祇所以為愧歎謹序

詩義序

王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  
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  
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  
善作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  
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  
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



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冝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  
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盖將有來者焉追  
琢其章續 聖志而成之也臣雖且老矣尚庶幾及  
見之謹序

周禮義序

王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其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倒說有力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辨證格

歐



余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卽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二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

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卅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二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太祖皇帝總叙

類事格

曾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旣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卽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



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  
 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  
 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  
 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  
 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寔大中國惴畏不  
 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造寵以非常之恩任屬  
 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  
 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闔者  
 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

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  
 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並材集之衆屈憑陵之虜  
 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  
 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  
 守之以勤儉恭慎虚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為戒  
 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  
 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  
 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  
 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



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  
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  
遂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  
至於舉賢良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  
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  
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  
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  
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  
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川令之不從召  
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竝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  
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爲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旣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龕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問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



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  
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  
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  
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  
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  
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  
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  
也維太祖總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  
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  
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  
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  
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  
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劄  
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仁宗御集序參之

仁宗御集序

歐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  
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  
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二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  
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



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

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夫游娛射獵前世賢主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末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古史序

分段格

小蘇

前一段叙古史所載之意後一段叙作古史之由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

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  
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  
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  
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  
物猶將賴之以存而况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



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晞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三節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

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踈畧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記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



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南齊書目錄序

立說格

曾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事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

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黷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鬼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麗無不盡也



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旨者如即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  
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  
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  
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  
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  
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次又斯亦可謂奇矣然而  
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

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  
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  
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  
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  
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  
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  
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  
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至於宋齊梁  
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  
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文編卷之五十一 八月 六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立說格

曾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正觀三年詔左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

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竝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誣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



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  
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  
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  
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  
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  
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  
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  
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  
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  
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

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  
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  
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  
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  
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  
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  
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壺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  
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  
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  
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



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  
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  
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  
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  
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  
之所以失之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  
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張中丞傳後叙

辨證格

韓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而獨蒙愧耻求活雖至

愚者不忍為嗚呼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

公難辨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當時必有行戮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

又何說當二公之物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放棄城

雖賜小邑以自困者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齊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獨欲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成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齊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刪正黃庭經序

發題格

歐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然言曰自古有道無僊心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亂字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  
不至至如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  
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  
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  
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  
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總有餘味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  
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其傳之久  
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  
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  
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  
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  
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  
人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  
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  
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  
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  
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孫子後序

歐

渾化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  
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  
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  
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  
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  
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  
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  
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  
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  
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

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借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  
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  
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  
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  
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似不接後之學者徒見其  
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  
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扶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  
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  
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  
何異

前後各自段落做

古今家誠序

發題格

小蘇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  
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  
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

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較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疆  
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歛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

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元祐會計錄序

發題格

小蘇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疆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維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賅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

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石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又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



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  
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貪溢於位財之  
不贍爲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  
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流  
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物爲富國疆兵之  
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苜助役以病農民繼  
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  
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  
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  
亦憊矣今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

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  
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  
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  
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  
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  
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  
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  
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  
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  
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



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臣謹序

平正之文

民賦序

經以題格

小蘇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

祖宗以來論事者

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其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



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

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



口分未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綜追究逃絕均虛數實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

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疆徭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勞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



道客戶州縣覩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塲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塲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如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宜且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仰以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世有考焉

平正通達不求為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戰國策目錄序

賤題格

曾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



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物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

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議論  
極正

### 新序目錄序

貶題格

曾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以議論叙事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嘉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



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說苑目錄序

曾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缺之而序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徃徃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

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又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爲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



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列女傳目錄序

發題格

曾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

五篇而益以陳嬰母一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



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璫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己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閔睢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



而此傳稱詩采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  
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  
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  
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  
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  
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變體

禮閣新儀目錄序

及復格

曾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  
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叅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  
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  
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  
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  
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

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皆去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旣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



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  
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  
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  
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  
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  
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  
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  
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  
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  
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

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  
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  
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  
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  
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  
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  
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其焉昔孔子  
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  
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韻總序

廣題格

歐

僮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  
與孟軻荀揚之徒各盡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  
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

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  
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  
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  
其有精者則徃徃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  
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  
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  
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  
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擲之  
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  
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



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上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徃徃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內制集序

歐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

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  
與起居一即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一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茅簷之冬日晷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  
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  
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外制集序

叙事格

歐

慶曆二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和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田表聖奏議序

大蘇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允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而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

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氣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



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  
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  
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盡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表  
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  
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  
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云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  
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  
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

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  
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竝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  
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  
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  
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



文編卷之五十二  
八序  
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  
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  
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  
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文編卷之五十二 終



